

論語折衷

卷本



論語折衷

為政

二



論語折衷二



山縣禎錄

為政首章

禎按此篇所記與首篇同邢昺曰此篇所論孝敬  
信勇為政之德也聖賢君子為政之人也故以為  
政冠於章首理或然矣

鄭康成曰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也 禎按下篇季  
康子問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  
正哀公問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  
政矣政之為正古訓可見蓋法制禁令皆所以正

人之具也。為政行政也。為字與為仁之為同家語。孔子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孟子曰。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左傳。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語例可觀。

仁齋曰。德者。仁義禮智之總名。禎按。道猶道路也。由而行之。謂之道德者。得也。樂行而得諸身。謂之德。故孝弟忠信。仁義禮智。在外則道有諸己。則德是道德之辨也。以德言。上行而道之也。堯明峻德。而後黎民於變時雍。舜恭己而南面。天下治。文王之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衛武公有

盛德至善。而民不能忘。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又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皆人君之德也。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荀子曰。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七教。所以導之也。是皆人君之教也。蓋為政以德。上行而下化。乃不言之教矣。

一貫曰。德。兵刑之反。左傳。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  
僖二十三年。晉楚不務德而兵爭。宣十年。周書曰。明德慎

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成二年季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哀十年國語先王耀德不觀兵云云。禎按春秋時列國唯兵刑之務。故夫子有是言。

邢疏爾雅釋天曰。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

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爾雅釋訓亦云辰時也。太

朱子曰。居其所不動也。共音拱。亦作拱。向也。太宰氏曰。釋文云。共鄭作拱。俱勇反。拱手也。按潘岳藉田賦云。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文

選字正作拱。

朱注。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禎按。四方之人。望而歸之。思而服之。無敢背者。乃有衆星旋繞而向北辰之象。

詩三百章

朱子曰。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字鼎曰。司馬遷謂三千。孔子刪之為三百。然據論語。則孔子時亦唯三百。然詩之在大師已久。而世增歲加。且有逸詩在。則謂三千亦非無理也。按王制曰。天子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國風。而今之風唯十

五國而有王風。有春秋之作。頌有魯頌。要之今之詩。乃孔子之詩。而非大師之舊也。故三千之數。難信。而其多於三百。不可疑。爾。

小爾雅曰。蔽。斷也。字鼎曰。大禹謨曰。官占先蔽志。春秋傳曰。於魚蔽罪。邢侯。晉語曰。及蔽獄之日。叔魚抑邢侯。周禮曰。官計以弊邦治。古字通用。禎按。蔽之。

為斷古訓明確。

朱子曰。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禎按。駉之卒章曰。思無邪。思馬斯祖。

禎按。此章前後皆言政。下篇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

達。亦連前後章。皆論政。則詩亦為為政之用。可知矣。蓋詩之美善刺惡。其所思直發諸辭。而無復邪曲。是出於人情。善善惡惡之正者也。故人情事勢。宛然可觀者。莫詩若也。君子學之。可以達於政治之理矣。昔者文王為政以德。詩人美而誦之。二南是也。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周官戒為政者曰。不學牆面。蒞事惟煩。與孔子斯言。語意相類。乃知二南者。先王德澤之所被於民。學之以達於政治之本。觀民俗之化於為政。最為至要矣。此章或以為語。所以取於詩之

方。是於蔽字不切。或以為使人得情性之正是思  
字贅矣。故皆不從。

道之以政章

此章朱注盡之。唯解格為至於善者未得耳。太宰氏曰。  
禮記緇衣篇。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  
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鄭玄曰。  
格。來也。按緇衣夫子之言。与此章互相發明。格心  
對遯心。其義甚明。德禮所感。苗民之頑。猶且來格。  
况斯民乎。孔叢子。孔子曰。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  
之以刑。故民苟免。又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

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  
彼。御之良也。禎按。格。即前章衆星共之之意。

吾十有五章

物氏曰。志者。心所專注也。太宰氏曰。心有所守。而弗  
移也。禎按。史記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  
容。以此觀之。十五以前。未嘗無學。十五成童。至此  
其心蓋專於學也。或曰。知道之不可不學也。是  
矣。

太宰氏曰。立者。卓然自立也。顏淵曰。如有所立。卓爾。  
此之謂也。若儒行所謂自立特立。皆此立也。禎

禮師仁義之節。文故學禮者。要因其節。文以合中。節得。禮也。已  
在傳。晏子曰。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一禮也。君令而不  
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一禮也。君令而不  
故。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尊其義。尊其節也。尊其節。尊其  
序。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是即奇之。以禮也。

擇善固執之毅  
然不為物奪身富貴  
不能達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是  
所謂也

按學記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蓋立者學既成其心毅然自立不為物變動之謂  
也莊子曰德成之謂立亦可見

仁齋曰不惑謂心之所思欲自得其理而不惑於是  
非之間也後篇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又  
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照此二語  
則自曉惑字之義 禎按孟子亦曰四十不動  
心蓋四十強仕出謀發慮之年故至此則心能無  
惑於物理古之聖賢皆然

太宰氏曰周衰而先王之道微若晨星當是時夫子

若得志將必有所恢弘焉今乃五十尚不得為大  
夫則是天令己不見用於當時審矣則當修斯道  
以傳於後世是天之命夫子其任重於在位行道  
也然此必待五十而後可知也故曰五十而知天  
命若夫吉凶禍福死生之命君子所知何待五十  
乎 禎按夫子之知天命蓋知天獨以斯道命夫  
子者審矣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  
也匡人其如予何又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  
達知我者其天乎又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



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儀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以道為任也如此。天之所命。夫子乃可知矣。其以教學為終身之事業。亦其所以知天命也。

仁齋曰。耳順者。毀譽之來。耳受而不逆也。禎按。凡

人壯年時。血氣方剛。

論語

人言有逆耳。五十始衰。

王制

自是而後。血氣漸平。閱事益多。知明理熟。於是無復逆耳之言也。

朱子曰。從隨也。矩。法度。人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

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禎按。七十致仕之歲。禮有所優之。故雖孔子至此。而不復事事着意。而撥東然。左規右矩。自不踰法度之外。是所以為孔子也。

仁齋曰。此夫子自陳其平生學問。履歷以示人也。先言其志于學者。蓋言雖聖人之資。必待學問。然後有所至。以歸功於學問也。自立而至於不踰矩。是其效也。一貫曰。夫子自畧言進德之序。以告門人。亦所以誘之也。

孟懿子問孝章

太宰氏曰。刑易云。無違者。無得違禮也。王充論衡曰。母違者。禮也。亦其證也。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已擇言。身已擇行。言滿天下。亡口過行。滿天下。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君子之施教也。必視其人。懿子大夫也。故於其問孝。告之以大夫之孝也。王充云。使樊遲不問母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王充此論。固

然。孔子但云母違。不知其所指。以所告樊遲觀之。則其為指禮明矣。夫子何故答懿子之不詳。嘗竊思之。夫子之誨人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欲使懿子起疑難。而懿子不能然。於是夫子又恐其義終不明。故因告樊遲。以達其意耳。學記云。教人不盡其材。鄭注。材。道也。謂師有所隱也。又曰。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又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由此觀之。夫子之不盡言。豈非教喻之道乎。

皇疏云。御。御車也。太宰氏曰。於懿子見孔子時。樊

遲若侍側則應問問答之語而今孔子語之曰孟  
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是似樊遲在外初未與  
問問答。字鼎曰蓋夫子為大夫過于孟氏歸途  
語於車中也。

朱子曰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一貫曰懿子

父孟僖子是時既亡。見左傳昭七年懿子問孝者泛問孝

道也故夫子以生死祭三者語之。

禎按樊遲問無違之義夫子即對以禮其義本自明  
白。孟僖子使懿子學禮於孔子事見左傳是懿  
子事夫子而問禮嘗熟故及其問孝也亦夫子對

之獨以無違然其語太簡而懿子不復問故慮其  
或不達申告諸樊遲以詳之欲使懿子聞而喻之  
也。又按家語曰父有爭子不陷無禮檀弓陳乾  
昔寢疾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  
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  
况又同棺乎弗果殺是違父志而葬之以禮也國  
語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  
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  
之子木。屈建字曰不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  
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奠炙之薦薦豆

肺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後。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君子曰。違而道是違親志。而祭之以禮也。是可以見古人無違禮之一端矣。

孟武伯問孝章

馬融曰。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耳。一貫曰。武伯以謚觀之。其性蓋剛勇。左傳所載。亦可以徵人剛勇者。動輒凌觸。來禍使父母恒危懼。人子如此。日用三性。養猶為不孝。禎按。朱子以父母之心說。仁齋其指父母皆有理。然唯字終

不穩。故不從。

子游問孝章

禎按。是字指上文。是謂此謂之謂。語例皆同。何晏集解。一說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養而弗愛。豕畜也。愛而弗敬。獸畜也。仁齋曰。子弟婢僕。以至於犬馬之賤。皆有養之。苟養親而敬不至焉。則與夫養卑賤者何所分別乎。禎按。包咸以為犬馬能養人。然如犬以守禦。不可謂之養。故不從。坊記曰。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荀子曰。子路問於孔子曰。

何以別乎。言孝與養無以辨別也。

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耨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家語文畧皆此章之意。

子夏問孝章

朱子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九經談曰。顏延之云。善養親志者。必先知其色。朱注引祭義。近世有難之者。是祭祀之容。豈可引之乎。夫事死如事生。則祭義何不可引。家語。孔子曰。色不悅與。全文見呂

賢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顏解全原

呂氏

太宰氏曰。服。服役也。服事也。勞勤勞也。禎。按說文。饌。具食也。周禮疏。饌。陳具設之也。

字鼎曰。曾。是二字成辭。詩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培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後世文詞亦多用之。

程子曰。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一貫曰。荀子曰。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

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耻而嗜  
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此  
雖言其末弊。然二子性行之為。此流風者也。夫子  
之戒之。不亦宜乎。禎按諸子問孝問仁。夫子對  
各以其一端。是必於其人有所當矣。

吾與回言章

孔安國曰。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  
一貫曰。它日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  
所不說。此不違之義也。

禎按終日不違如愚一句。退一字句承上句言。顏子

退也。省察也。顏子退而後。夫子省察其私也。

朱子曰。私謂非進見請問之時。太宰氏曰。孔門諸  
子以進見孔子為公。其他朋友相與及居家行事  
皆謂之私。

朱子曰。發謂發明所言之理。禎按顏子終日不違  
如愚。異於諸子聰敏相問難者。是似不發明於夫  
子之言矣。然及省其私。顏子亦實足發明夫子之  
旨。則知其果不思也。

視其所以章

邢疏。此章言知人之法也。

朱註以為也。五井純禎曰：老子曰：眾人皆有以，河上公註曰：有以，有為也。莊子曰：子之所以者，人事也。朱註有據。太宰氏曰：視其所以，言語所以作事也。

太宰氏曰：觀覽觀也。由如由道之由，由君子之道者為君子，由小人之道者為小人。

又曰：察伺察也。安安而行之，之安也。人無不有所安，所安者性之自然也。禎按：文王官人曰：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以其前占其後，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中。

也。亦與此章意同。

邢疏：知人之法，觀察其終始，則人安所隱匿其情哉。再言之者，深明情不可隱也。太宰氏曰：孔子言視觀察，此君子觀人之要訣也。如莊周所謂九徵者，特其目耳。夫視觀察，亦須費許多工夫，豈一朝一夕所能盡哉。

溫故而知新章

皇疏：溫，溫煇也。邢疏：案中庸云：溫故，鄭注：溫讀如煇。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尤傳：哀十二年，子貢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注：尋

温也。言人舊學已精熟，在後更習之，猶若温燂故食也。太宰氏曰：按尋字，本用燂温之義，故左傳以尋對寒，後人加火作燂，以別尋繹之尋耳。

皇疏：故謂所學已得之事也。温燂之，不使忘失，是無月無忘其所能也。新謂所學新得者也。知新，日知其所以也。禎按：故與新對，故為故所學者當矣。

或以為與故賓之故者，未得也。

禎按：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也。孟蓋為師實難矣。學記曰：能博喻然後能為師。文又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是言為師之難也。中庸：温故而知新，以君

子稱之。論語：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以好學言之，蓋好學之君子，而後可以為人師也。

君子不器章

字鼎曰：學記云：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士學道以成德，不可以一藝名之，故亦不器也。禎按：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蓋德如此，而後可以為人上也。樂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此之謂也。荀子曰：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



之謂也。相高下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設  
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若夫謫德而  
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  
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言必當理。事必  
當務。是君子之所長也。此言亦可以解是章之義。

子貢問君子章

此章未注盡之。禎按。先行而慎言。固君子之常行。  
然子貢能言之士。則亦未戒意不存矣。

君子周而不比章

皇疏。周是博遍之法。故謂為忠信。比是親狎之法。故

謂為阿黨耳。若互而言。周名亦有惡。比名亦有善。  
故春秋傳云。是與比周。八年。易卦有比比。則是輔。  
論語曰。君子義之與比。孫綽云。理備故稱周。無私  
故不比也。邢疏。忠信為周。魯語文也。朱子曰。  
忠信非以訓周也。忠信則無彼此於人。周之道也。  
太宰氏曰。君子尚義。故周而不比。小人趨利。故  
比而不周。禎按。君子心在忠信。故周。小人心在  
營己。故比。夫子

曰。君子於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於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亦與此章  
包咸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然無所得。 太宰

之謂也。相高下。視境肥瘠。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設  
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若夫謫德而  
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  
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言必當理。事必  
當務。是君子之所長也。此言亦可以解是章之義。

子貢問君子章

此章未注盡之。禎按。先行而慎言。固君子之常行。  
然子貢能言之士。則亦未戒意不存矣。

君子周而不比章

皇疏。周是博遍之法。故謂為忠信。比是親狎之法。故

謂為阿黨耳。若互而言。周名亦有惡。比名亦有善。  
故春秋傳云。是與比周。八年。易卦有比。比則是輔。  
論語曰。君子義之與比。孫綽云。理備故稱周。無私  
故不比也。邢疏。忠信為周。魯語文也。朱子曰。  
忠信非以訓周也。忠信則無彼此於人。周之道也。  
太宰氏曰。君子尚義。故周而不比。小人趨利。故  
比而不周。禎按。君子心在忠信。故周。小人心在  
營己。故比。夫子

學而不思章

包咸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然無所得。太宰

氏曰。譬猶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此之謂罔。  
字鼎曰。經解云。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  
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皆不思之所致也。  
仁齋曰。思而不學。則師心自用。故殆。禎按。殆如多  
見闕殆之殆。言所行危殆也。

一貫曰。荀子曰。君子博學而參省乎己。則知明而  
行無過矣。勸學篇博學。學也。參省。思也。知明。而行無

過矣。不罔殆也。禎按。知明是不用也。無過是不殆也。

禎按。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子張篇中庸曰。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可知學問須思而

成矣。故學而不思。則雖學猶不學也。如宋儒以思  
為窮理。固是矣。然至欲卽凡天下之物。而盡窮其  
理。則亦太浩蕩。是乃思而不學之失。與所謂好知  
不好學之蔽。一矣。故古之道。學思必相須也。

### 攻乎異端章

何晏曰。攻治也。朱注。范氏曰。攻專治也。皇疏。古  
人謂學為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  
書。治其經也。五井氏曰。荀子曰。治列子禦寇之  
言。莊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攻訓治者。猶  
訓為也。孟子曰。固矣哉。高叟之為詩也。周禮。攻外

○蓋此章之義通元  
治術業者而皆當  
然矣然篇中言學  
者皆主聖道故此  
章亦就學道者  
戒之可知也

攻木是攻金者不攻木。攻木者不攻金。謂專為其  
業也。太宰氏曰：韓昌黎有云：術業有專攻是也。  
君子學欲博而攻欲專。禎按：書甘誓：尤不攻于  
尤。右不攻于右。詩：靈臺：庶民攻之。亦皆攻訓治。  
何晏曰：異端不同歸者也。皇疏：此章禁雜學諸子  
百家。一貫曰：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  
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荀子曰：百家之說不及  
先王則不聽也。此章異端即小道百家也。禎按：  
家語：政在異端乎？說苑：作政有異乎？韓詩外傳：序  
異端使不相悖。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弟子人人異

端。皆言異端緒也。中庸所謂索隱行怪之類。亦是  
與聖道異端者。其它如楚尤史倚相所誦。雖古之  
時。豈無百家衆技哉。孔門禁異端。因終不傳身。  
禎按：斯如處之斯立。道之斯行之斯語辭也。  
冢田虎曰：此章與道不同。不相為謀之語。相殺士君  
子不篤信而好學。或治異端之術。則志有所流。而  
害於其道也。譬猶攻金木之工。不專一已業。則害  
於其巧矣。

由誨汝知之乎章

邢疏：孔子以子路性剛。好以不知為知。故此抑之。

太宰氏曰家語曰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  
倨者何也云云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奮於  
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  
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  
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三怨荀子亦載此事  
而故君子以下二十字作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  
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  
之至也三十一字韓詩外傳亦載此事而故君子  
以下作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  
也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行之要也然則論語

所記孔子之言本因子路盛服倨倨而發也 字  
鼎曰家語曰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是故多聞多  
見闕疑亦不知為不知也曾子制言曰今之弟子  
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  
不足是以惑闇蓋不知為知則其弊亦如是矣

子張學干祿章

禎按此章朱注盡之唯其曰教子張之失者未見其  
意蓋博學而慎言行學問之道本然故夫子曰君  
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  
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正與此章其義相發

哀公問曰章

皇疏哀公失德民不服而公患之故問孔子

朱子曰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

太宰氏曰瑯琊代醉編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言舉直而加諸枉之上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言舉枉而加諸直之上則民不服錯猶置也此孫繼和之說也若諸家之解何用二諸字按繫辭云舉而錯之天下之民樂記云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由是觀之舉錯只是一事之次序孔子但言舉直舉枉而已非言錯枉錯直也異日告樊遲亦以

此而子夏因言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已未始言錯枉者焉其義可知也漢以來諸儒不知舉錯字義以舉與錯為反對文辭中用之以為用捨之義謬哉 禎按枉即枉道之人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素書曰枉士無直友賈誼新書曰衆枉聚而矯直皆枉與直對其義可見

季康子問章

包咸曰莊嚴也朱子曰容貌端嚴也

鄭申甫曰。老吾老是孝。幼吾幼是慈。禎按上行而  
下化。君子之道為然。舊注以慈為慈於民者。蓋非  
包咸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邢疏民  
相勸勉為善也。

張芑山曰。康子意在責民。聖人只令反己。禎按以  
下篇康子問政及患盜章參觀。則康子之薄於躬  
行。亦可知。故康子患民之不敬忠。夫子則使之反  
求於己也。

或謂孔子曰章

一贊曰。左傳云。孔子為魯司寇。或人之問。豈在其時

乎。當此時。魯人仰瞻孔子聖德。望其為政久矣。而  
夫子新從國政。因循舊政。不事規正。或人所以問  
也。禎按。孔子為魯相。左氏無文。定公十年夾谷  
之會。孔丘相。是僨相之相已。而家語荀子史記則  
曰。孔子為大司寇。撰相事。是或錯認左傳之文邪。  
將有所傳邪。夫子嘗曰。如有政。吾其與聞之。然則  
其為司寇時。與聞國政者。亦可知矣。蓋夫子之為  
政。以德行為本。以風化為務。家語史記記夫子之  
德化者可觀。而如法制禁令。則一因循舊章。無所  
復更張。而或人意望夫子之有所為。故有是問也。

蓋古先聖王之道皆莫不以德化為本也。觀他夫子之告君大夫者亦皆然也。此章之義乃可推知已。舊注以不仕解不為政於辭不穩。且篇中言及政者皆以德為政之意。故此章亦就為政之上而看之可也。

包咸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物氏曰：書今本無孝乎二字，脫耳。字

鼎曰：凡書之文古今或異。字鼎曰：周官曰：敬爾有官，亂爾有政，有並語助。大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

又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曰：是亦為政，豈不然乎？

禎按：孔子非不為政，而或人意望其有所更張，故曰：子奚不為政？是蓋不達於聖人德化之意。故夫子對之曰：孝友化民，是亦為政也。子意以何事為為政乎？有所疑於或人之問者，乃所以喻之也。

人而無信章

包咸曰：大車牛車也。輓者，轅端橫木以縛輓者也。小



車。駟馬車也。軌者轅端上曲鉤衡者也。皇疏端頭也。古作牛車。二轅不異。即時車。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為軛。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即時一馬牽車。軛猶如此也。馬所載輕。故曰小車。四馬共牽一車。衡橫也。四馬之車。唯中央有一轅。轅頭曲向上。名此曲者為軛也。橫一木於轅頭。特置曲軛裏。使牽之不脫也。鄭玄曰。軛穿轅端著之。軌因轅端著之。邢疏。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說文云。軛。大車轅端持衡者。軛。轅前也。小車。兵車田車。乘車也。說文云。軌者。車轅端持衡者。

蘇子由曰。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無自入矣。譬如車輪。輿既具。牛馬既設。然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行之。惟為之軛軌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也。車與馬得軛軌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不通。吾然後知信之軛軌也。

十世可知也章

物氏曰。十世可知也。古書之言。子張疑而問之。禎按。古者相傳而有是言。而子張疑之。不然則其問殊覺突。且漫然問十世之後。亦可謂無用之辨不。

急之務矣。

物氏曰父子相受為一世。禎按舊說以為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然而不聞稱三代曰三世。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指夏桀之世而已。且雖百代可知。其言不亦太漫乎。故舊說難從。

朱注。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

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朱子曰。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禎按。太傳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由此觀之。禮之所因。所損益。可知矣。

太宰氏曰。繼謂革命也。字鼎曰。殷之於夏。周之於殷。其德相繼者也。故所損益可知焉。彼秦也。漢也。

非繼周者。故所損益如彼爾。禎按。繼者如夏之受于虞。湯武之應天而革命是也。孔子在周言之。故其或云者。不必之辭。若夫有繼周而王者。雖在百世之後。其所因所損益。則以殷周推之。而可知也。管子曰。不知來者視之往。墨子曰。以往知來。以見知隱。淮南子曰。望於往世之前。而視來事之後。蓋推往事。以知來世。君子之道。乃然。故夫子之對子張者如此也。前二可知。乃知往。後可知。乃知來。所指雖有異。詔意固不相戾。

非其鬼而祭之章

鄭玄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以求福也。太宰氏曰。左氏傳。狐突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甯武子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曲禮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鄭注曰。妄祭神不饗。

孔安國曰。義所宜為而不能為。是無勇也。太宰氏曰。凡人患不知義。今既見義矣。不宜有所顧慮。而猶豫不為。是無勇也。

大全陳氏櫟曰。此章欲人不惑於鬼之不可知。而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為。他日夫子語樊遲曰。務民

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以鬼神對義而言与此章  
意合。

勿軒熊氏曰此篇五章言政皆以德為本曰孝友曰  
孝慈自一身一家而推之言孝四章行之於家者  
也言行二章行之於身者也餘多言學凡讀書觀  
人之法君子小人吾道異端之辨亦具焉末後二  
章言禮樂為後篇起頭。

詩經私鈔二

嘉永二年酉秋七月初六

敬守主人山縣機鈔

編首皆以君子為言而又相聯屬此固不害於義  
然安知其非偶然而然也故又取或者之說以為  
序說亦通宜更詳之蓋欲仍舊也

同

舞位非是別設舞位蓋西舞之地即是也其樂只  
且只純作樂上味嘆之與首句相應不重在室  
家相樂亦不口說有生全之慶恐不見得安貧忘  
勞之意須知貧賤是君子之素有非一旦驟得者  
揚之水首章

揚

輶氏廣曰此與體之中又別是一例不然則又似  
比體沈氏守正曰思外即是甚怨外不明言彼非其職  
而但言思室家詩人微婉之意如此耳

同

行義云上言成申而此言成甫成許者非既成申  
而又成甫成許也想甫許與申地相近故因成申  
故而并成之其所以成申為主也詩亦以其事勢  
輕重而序之先后如此

中谷有推首章

集傳凶年饑饉  
陸氏德明曰饑歉不熟饉荒不熟  
行弟云遇人遇字重看見出不得已非情愛之薄  
也蓋飢饉若臻飢寒不免虽自謀且不恰何暇為  
妻子畜我此句亦只是足其慨嘆之意

兔爰  
輔氏廣曰無恥無勇無聰義無輕重但趨韻耳

葛藟首章  
朱氏公遷曰物得其所人失所依人不如物故以  
起興

鄒氏泉曰諸說皆云此詩興至四句止但觀集傳  
今乃字與則其字若相照應且終遠兄弟四句皆  
是失所依而窮之甚意宜作興至末存當

同末章  
行弟云三章始言父次言母次言兄昆有次序皆  
以物得所托人失所依為興終遠兄弟謂終遠了  
自家兄弟顧者乃顧盼之顧有識有也記而不忘

也莫我有猶云視之若無意莫我聞視己之窮困  
漢終不相聞也

禾藿二章  
孔氏穎達曰年有四時皆三月三秋謂九月也  
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作者取其韻耳

大車首章  
劉氏濟曰表衣以宗彝為首蓋畫虎雉之表毛  
故謂之裘

朱氏公遷曰此詩之言所謂小人革面民免而無  
恥者蓋政刑之效視德化不能及也故去二南厚

遠  
行弟云此非畏大夫車服也惟平時刑政有以服  
其心故聞其車馬即聞大夫之号令見其服色如  
見大夫之威嚴而不可敢犯耳末句畏者正畏此

丘  
刑政也  
中有麻

輔氏廣曰三章所謂望之情益厚冀其有以贈  
己則厚於望其就我而食望其就我而食則厚於

望其施之然而未也、先生所謂詔意不莊、非望廢之意

鄭一之七

緇衣

行義云、館司徒治事外、即私朝也、又云、改為適、館、授、樂、皆未、然、事、視、註、我、將、且、將、字、便、見、



楊之水末章

集傳聞其命而云、

行義云、余字、只、作、謀、字、看、蓋、謀、自、上、出、謂、之、命、也、

非命、命、之、命、

椒聊末章

顧氏起元曰、箕是盤根深厚、不可拔意、

網繆

劉氏瑾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因謂之三星、然凡三星、皆非止心之一宿、而知此詩、為指心宿者、蓋春秋之初、辰月、末日、在畢昏時、日淪地之酉位、而心宿始見於地之東方、此詩、男女既過、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適見心宿也、

同二章

唐氏汝諤曰、張南軒疑昏姻、不得稱、邂逅、然而得自過時、喜出望外、忘若有不期、而合者、故云、

鴛羽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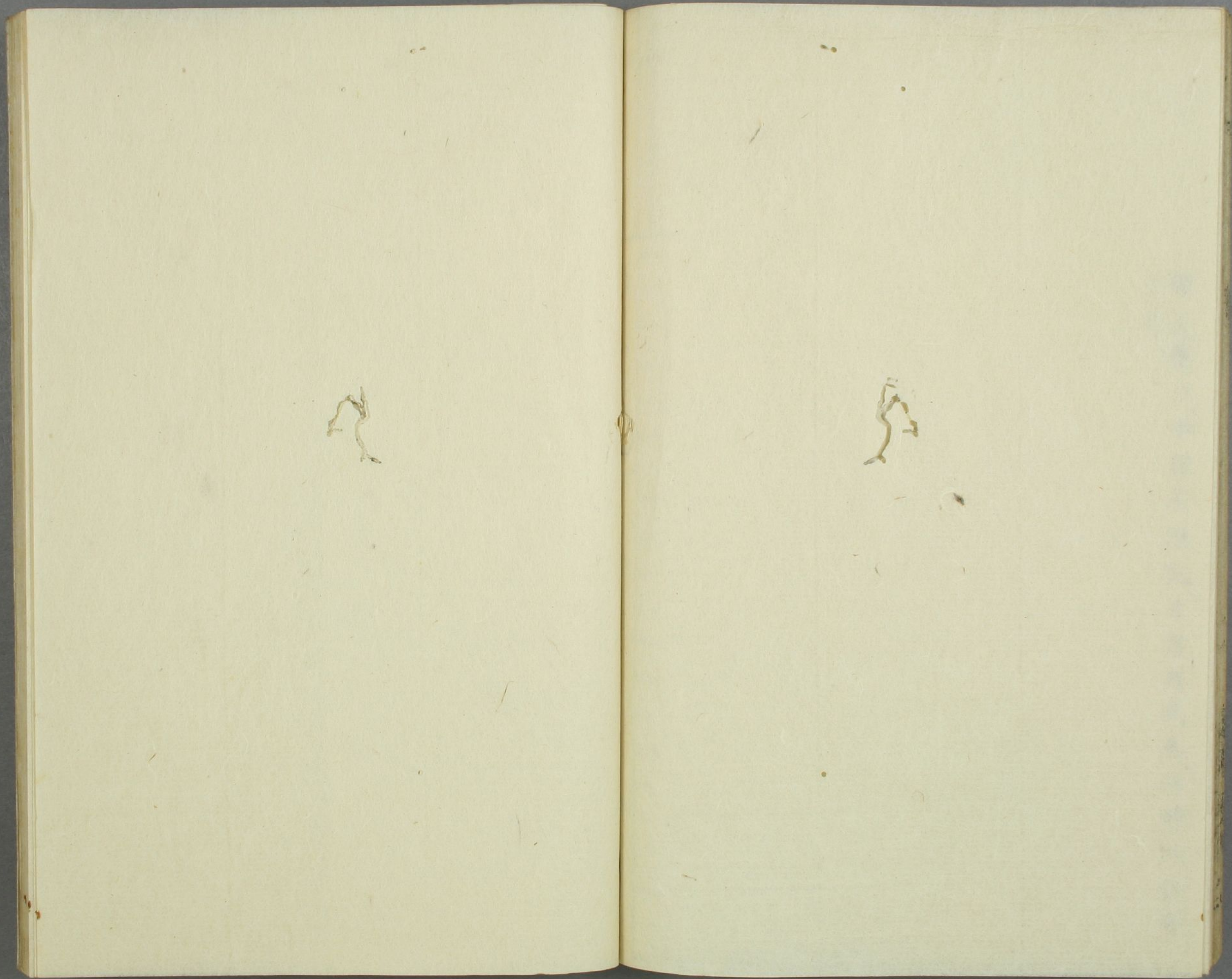
范氏祖禹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役之無已也、

無衣首章



輔氏廣曰、安謂不陞杭、吉謂無後患、此特以利害  
言耳、





以下全て  
白紙

